

论屈原贬谪“骚怨”的情感表达 ——兼论屈原“骚怨”情感的影响

刘铁峰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被贬谪的大诗人, 他将自己无辜被贬的委屈、对楚国的眷恋、对楚王的忠诚与怅怨、对奸佞之人的讥讽鞭挞、对自己贬谪生活中的孤独痛苦等情感体验, 蕴涵在自己以《离骚》为代表的诗歌作品中且借文学创作的形式表达了出来, 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怨”传统, 并对后世贬谪者的人生与文学创作, 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屈原; 诗歌; 贬谪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12(2007)02-0105-04

屈原一生, 遭遇过两次贬谪。“屈原之放, 前后凡两次, 一次在怀王朝, 一次在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 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 江南之放一往不返。考之史籍, 参之《楚辞》, 前后经历固不爽也。”^{[1](256)} 贬谪, 给屈原的人生与创作,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单以其创作而论, 屈原流传至今的以《离骚》为代表, 包括了《九歌》、《九章》在内的二十余篇楚辞体作品, 基本上都是贬谪之后创作的。“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 屈原积聚了深厚的悲痛与思念之情, 并通过诗歌表达出来。可以说, 他的大部分诗篇都是与漂泊生涯有关的。”^{[2](131)} 屈原的贬谪遭遇对他的人生与思想产生的影响, 在他的楚辞系列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前人对此, 多有论述: “夫楚辞者, 衰世之辞也。屈原忠不见用, 志不得伸, 乃作离骚, 离骚者, 遭忧也, 遭时忧患而作之辞也。”^{[3](1)} 或曰: “夫楚辞者, 衰世之文学也, 屈原罹战国之乱世, ……虽有经济大才而莫之能用, 平生精力, 尽瘁于楚辞文章, 荒江老屋, 自写孤忠, 天高地迥, 呼号靡闻。瞽乱烦惑之际, 犹忍死以毕其辞, 冀幸吾君发一猛醒, 以挽宗国之陆危也。”^{[3](6)} 至于他的《九歌》, 也是根据江南民间用来祭神、娱神和祀神的巫歌加工改造而来的^{[4](348)}, 在内容与情感上具有很明显的南楚宗教民俗中那种浓郁的人性关怀色彩, 但在屈原幽思忧愤的贬谪情态影响下, 一种强烈的抑郁悲怨融入了南楚原本坦诚真率的民俗情感中, 《九歌》诸篇也因此浸润了屈原的人生写意色彩。因此说: “《九歌》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不可抑制的忧愁幽思, 显然契合了屈原的心态, 所以不妨把《九歌》中所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 看做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2](140)} 屈原《九章》的创作动机与《九歌》类同, 朱

熹说过: “屈原既放, 思君念国, 随事感触, 辄形于声, 后人辑之, 得其九章, 合为一卷, 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5](73)} 屈原的二十余篇作品, 从其内容来看,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这就是对因贬谪而产生的幽思忧怨的“骚怨”情感的表达。从屈原创作中所流露出来的骚怨情绪的内涵来看, 它主要包含了几个方面。

一 对楚国的忠贞眷恋

屈原在其作品中, 曾反复表达了一个同样的话题: 就是无论忍受多大的痛苦和委屈, 也始终不肯离开灾难中的楚国。当屈原被放逐边远, 政治上已无出路的时候, 以常理而论, 他完全可以离开楚国另谋发展, 而且战国时代的纷争与混乱, 也提供了充分的异国发展机会。叶适在《战国策题》中说过: “游于战国者, 乃其业之士。游说也, 游侠也, 游行也, 皆以其术游。而椎鲁之人释耒耜, 阡陌之人弃质剂, 相与并游于世。当时, 凡具一技之长者,

“皆主于利言之”, 以达到自己“取合于君”和“腾说以取富贵”的功利目的^{[6](61)}。以屈原之才, 如果肯离开楚国另谋出路, 应无多大的困难。因此, 司马迁对屈原不离开楚国另谋发展而感到不解: “屈原以彼之材, 游诸侯, 何国不容? 而自令若是?”^{[7](1046)} 贾谊也认为屈原应当“历九洲而相其君兮, 何必怀此都也?”(*《吊屈原赋》*)其实, 屈原也不是没有想到过, 在其《离骚》中, 灵氛就劝他: “勉远逝而无狐疑兮, 孰求美而释汝? 何所独无芳草兮, 尔何怀乎故宇?”“思九洲之大兮, 岂惟是其有女?”而且屈原也曾确有离国离土的打算,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历吉日乎吾将行。”“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路不周以左转兮, 指西海以为期。”(*《离骚》*)他在《卜居》中, 这种想法更

[收稿日期] 2007-02-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奖委员会资助课题论文(0606018A)。

[作者简介] 刘铁峰(1968-), 男, 湖南新化人, 文学硕士,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唐宋文学

为明显,“吾宁惘惘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就敏锐地把握住了屈原《卜居》中表达的想离开楚国的矛盾心态。“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冀闻异策,以定嫌疑。”^{[8](98)}说明,在贬谪弃置的痛苦沉沦中,屈原对自己的未来人生和人格定位,确是做过认真的思考与选择的,但他最后,还是决心留在楚国。所谓“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哪怕到了最后的绝望关头,他去国离乡的念头,始终不再有过,所以他宁肯抱着“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君君之不识”(《惜往日》)的赴死之心,以身殉国,而不愿离开灾难中的祖国和人们,只身去寻求自己个人的幸福。正因为这种慷慨大义的爱国之情,使屈原的生命超越了历史时段的局限,获得了精神永生,并为后代无数因正道直行而遭遇贬谪的文人,插下了一个量度与判读自己人格品位的标杆,成为他们人生定位的参照,影响至今。何其芳就说过:“后来人们对于屈原的热烈的同情和崇敬,与其说在于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毋宁说更在于他对于理想的坚持精神”^{[9](271)}。

二 对楚王的忠诚怅怨

屈原终其一生,对楚王始终充满了一种既忠诚又不无尤怨的矛盾情感。在他心中,楚王既是楚国振兴的希望所在,又是楚国现实中种种弊端的根源所在。他出于自己坚贞的爱国情感,执著于自己的美政理想,总是以一种诚恳的态度期待着楚国的振作;但同时,对楚王在处理国事时所表现出来的昏愤无能,是非不分,对自己一再贬谪,又不无愤懑之情。

在《离骚》中他反复说:“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乎先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在《惜颂》中也说:“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

与他这种忠君之心的正面表白相同质,其忠君之心还通过将怀王比同历史上的贤王虞舜和比作心中日夜思念的美女而间接表达。在《离骚》中他说:“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阍闾而望予。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虽然,屈原追随天帝的愿望因帝阍的阻止而未能实现,但他“在幻想中飞升天庭,去拜见天帝,曲折表达了重新得到楚王接纳的夙愿。”^{[10](7)}在楚辞中,屈原的美女情结,其实就是他忠君情结的另一种语态表达,对美女的不懈追求,成了他忠君爱国的同义语。所谓:“闺中既以邃远兮,哲人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照。媒绝路

阻兮,言不可结而治。蹇蹇之烦怨兮,陷滞而不发。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达。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思美人》)

屈原虽然在当时敏锐觉察到了楚国面临的危险局势,也预感到了楚国现实中潜伏的巨大危机,并自信能提供解救危局的良方,但以楚王为首的权力集团对此却毫无所知,并对屈原的忠谏持坚决反对、恶劣排斥的态度,致使屈原一放于汉北,二放于江南,遭受了无尽的痛苦。眼看国事日非,自己却一筹莫展,屈原心中的怅怨可想而知,这在他的文章中也表现得很集中而直接。例如: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荃不察吾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齟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它。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佛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惜往日》)。

在这些语句中,屈原对怀王听信谗言,不察真相,喜怒无由,反复多变的做法,颇有异词。这也说明了屈原的忠君情感是建立在爱国情感的基础上的,忠君与爱国,构成了屈原人格精神的重要内容。虽然,前人对屈原的怨君情绪,多有批评,颜之推就斥之为“轻薄”,^{[11](82)}班固说他是“露才扬己,示露君过。”^{[12](213)}孟郊批评他“三绌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但朱熹认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而忠者也。”^{[13](243)}因此说,屈原文章中那种强烈的忧怨愤排之情,与他现实人生的苦难遭遇,其实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三 对谗佞的讥讽与鞭挞

屈原时代的楚国,“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至于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14](537)}“(怀)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14](537)}于是,“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14](1188)}成为一时之风气,可以说,这是一个君昏臣奸的时代。因此,屈原要么与世同流,要么为世所弃。以屈原高洁的心性而论,在当日之情势下,他的人生悲剧是不可避免的。有论者认为:“屈原的倒霉,就倒在那些亲媚怀襄的同列大夫的嫉妒谗害上。”^{[15](142)}诚然,屈原的人生苦难与小人的肆意谗毁,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但屈原人生悲剧的真正原由,并非仅此一点。屈原的悲剧从本质上来说,应是在当时的政体下,屈原自己对美政理想的执著和自洁的人格操守,与专制昏昧的怀、襄二君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所决定的。因为屈原的美政理想要改革的是国家而非小人,决定屈原仕途沉浮的也是君王而不是朝臣,朝臣的攻讦,只不过是君王用以裁处官员的口实。但在当时的情势下,并受屈原自己忠君思想的影响,与君王的本质冲突被有意无意地掩盖或忽略了,而与奸佞群小的矛盾冲突反而得到了突出。所以从表象上看,以上官大夫为首的一批党人对屈原的挑拨离间、谗害中伤,就变成了屈原人生悲剧的直

接原因。不仅屈原如此看待,在此后的贬谪文人中,大多都认为贬谪只是奸佞构陷的结果,君主只是受到蔽害而误断是非,所以真正不可原谅的只是那些奸佞小人。因此后世有人认为:“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都缘新尚图专国,岂是怀王厌直臣。”(李德裕《汨罗》)就连精研历史者如司马迁,也持此观点:“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7](1045)}

在楚辞中,屈原也在很大程度上,把造成国家与自己不幸的根源归结为群小党人,对他们充满了痛恨、讥刺、鞭挞和鄙夷。他在《离骚》中说:“众女妒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苏粪壤以充纬兮,谓申椒其不芳。”他在《哀郢》中也说:“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憎愜讵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众踳蹀以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可见,屈原对奸佞者的愤排情绪是很强烈的,这种愤排,是源于诗人对自身不平遭遇的愤怨和对施加这种遭遇的群小党人的痛恨。虽然,囿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屈原自身的文化素养,屈原的反抗是有限的,但从这种有限的反抗中,我们不难感受他内心对待被贬谪处置的巨大悲愤感。

四 对谪居生活中孤苦哀伤的情感表达

“在中国古代社会,执著追求理想与可能的悲剧性是紧相关联的,而且这种追求愈是强烈,追求者的人格愈是高洁脱俗,便愈是被人易于中伤,导致悲剧的可能性也就愈大。”^{[16](91)}这种政治性的生命悲剧,在屈原身上就表现得很典型。姜亮夫先生因此以“忠、怨、去、死”四字来概括屈原的一生遭遇,^{[17](58)}屈原因忠而贬,因贬而愤而怨,到最后以死明志,浓郁的生命悲剧色彩贯穿始终,而这种悲剧色彩的涂抹,自他被贬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因为做为政治人格贬损标志的贬谪处置,必然带来政治上的失势,这种失势的结果,使被贬谪者被强行从熟悉的文化圈子中疏离出去,去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屈原的哀苦,就是对这种环境的必然反映。因此,对贬谪生活中孤独凄苦之情的表达,也就成了屈原文章中一个很常见的话题。

屈原的谪居痛苦,首先来自君王的冷落和废弃,自被贬谪之后,虽然屈原一再向怀、襄二主输诚表忠,但怀、襄二人一直不予搭理,所以屈原的满腔热情,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努力,万般无奈之下,只有独自幽怨地哀歌:“忼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离骚》)“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惜诵》)同时,由于怀、襄二人的冷落,也使屈原无可避免地遭到了朝臣们落井下石式的攻讦谗毁,而这又必然会加深他的生命悲剧感受。因此,在文章中,对这类哀苦孤独之情的表达,是很常见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

骚》)不仅小人如此,就是平日与之颇为亲近的人,虽然相信他的人格,同情他的遭遇处境,但也对屈原有诸多误解,如“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婞节?……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茷独而不予听?”(《离骚》)就连江边的渔父,也惑然地问他“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这就难怪他在文中一再哀叹:“国无人”、“莫我知”、“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惜诵》)举目世间,他找不到一个可以理解的人,这使他更深深地陷入了一种孤独无依的凄苦茫然之中,一种巨大的生命伤痛和陷入苦难深渊的生存感受,沉重地负载在他的身上,对肉体与精神孤独痛苦的双重抒发,时时流露在他的创作中。“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抽思》)“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涉江》)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旁,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的悲剧形象。

闻一多在《屈原的问题》中说过:“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讽刺椒兰,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却不知,屈原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对这种被贬谪的孤苦情感的抒发,也成了后世贬谪创作中一个共同的主题,一种情感表达的共式。”

五 坚定的政治执著和清纯的人格自认

屈原一生的得失升沉,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政治追求密切相关,而他政治追求中最主要的就是其“美政”理想的实践与实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为此,他在《离骚》中援引史实论证了施实“美政”举措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在屈原看来,楚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模仿历史上周文齐桓的举贤任用,再辅之以法度修明,才能保证楚国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与生存。无疑,屈原的这一主张,是很正确的,这只要将他与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向秦穆公所陈述的反对逐客令的理由比照一下,就明白了,而秦国正是因为没有将李斯等人驱逐出去,才有了它在诸侯争雄中的脱颖而出。其实,李斯的主张并不比屈原的高明,所以屈原一再表示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其动力源也许就在这里,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楚国或许才有救。因此,在屈原后来遭受一贬再贬的打击的时候,他也始终不肯放弃对“美政”理想的执著追求。

朱光潜在论及“悲剧与生命力感”的时候曾说过:“对悲剧来说,最要紧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

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引起我们快感的不是灾难,而是反抗。^{①⑧①(206)}介于屈原的历史环境,他的反抗不可能是“金刚怒目”式的,也不可能是“揭竿而起”式的,他的反抗与抗争是以一种内省式的执著不弃来表达的,在这种非暴力抵抗中同样蕴涵了一种倔强的政治性格和执著的人文品格,它以其深厚的生命悲剧感受而使得对这种感受的文学表达先天就具有一种悲壮且持久的艺术感染力量。这种极具悲情的政治执著,是屈原楚辞中一个常见的重要命题。如在《离骚》中就说:“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种顽强的政治信念,要使它在受到强烈考验的时候仍能保证不被扭曲和改变,它就必须有一种坚定且高尚的人格做支撑。屈原为美政理想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他所具有的高洁人格基础是一个很重要前提。在“《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两类意象:美人和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②①(136)}而同时,“《离骚》”中充满了种类繁多的香草,这些香草作为装饰,支持并丰富了美人意象。同时,香草意象作为一种独立的象征物,它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②①(136)}作为自己高洁人格象征的香草意象,在屈原辞章中被反复地描摹和吟咏:“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正因为有了一种高尚俊洁人格的支撑,所以即使被贬谪废斥,他依然能够做到虽被排斥而不沉沦,虽蒙谣诼而不自弃,对楚国始终一片赤诚,对怀、襄二君虽有怅怨但仍显忠厚诚笃。所以他虽罹谪窜而不折不挠,虽陷身逆境而其志不屈,表现出一种“伏清白以死直兮”(《离骚》)的节操,“虽体解吾犹未悔”(《离骚》)的骨气,和“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的决绝态度。屈原的这种贞洁人格,伴和他执著的政治理想、坚定的爱国情操、与群小党人的决绝抗争等思想行为,凝成一种富有历史穿透力的精神动力,为当时乃至后世无数的人们,尤其是具有相似贬谪经历的贬谪者们,在信念、人格、行为取值、以及文学创作上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

在中国文化史上,屈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就他对后世贬谪文学的创作来说,屈原及其楚辞的创作,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贬谪文学创作的开始。所谓“中国贬谪文

学的开端在屈原那里,而它的鼎盛则在唐、宋两代。^{①⑨①(1)}“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贬谪文学已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说,从屈原的《离骚》《九章》开始,就已经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贬谪文学’。”^{①⑨①(1)}屈原以《离骚》为代表的一批表达他贬谪生活感受的文学作品,以其较独特的情感内涵和艺术表达效果,感染了后代无数的诗人。例如,宋代陆游在报国无门,身老家中的时候,曾无限伤感地说:“《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哀郢二首》),“听儿诵《离骚》,可以散我愁”(《沙市阻风》)。清人屈大均也说:“一叶《离骚》洒一杯,滩声空助故城哀”(《吊雪庵和尚》),黄任则说:“无端哀怨入秋多,读罢《离骚》唤奈何。……千古灵均有高弟,江潭能唱《大招》歌”(《读离骚作》)。因此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灵,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痛苦心灵的家园。”^{②①(146)}更重要的是,屈原用文学创作来蕴涵和表达自己贬谪遭遇与情感的方式,以及其骚怨情感的内涵实质,给后代的贬谪者提供了贬谪遭遇及其情感表达的艺术范式,例如,唐代的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参考文献:

- [1] 游国恩. 楚辞论文集 [M].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 [2]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一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3] (台湾) 杨胤宗. 屈赋新笺·序 [M]. 上海: 台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85.
- [4] 胡适. 读楚辞. 胡适古典文学论集 [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5] 朱熹. 楚辞集注(宋庆甲校点)卷四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6] (清) 章学诚. 文史通义·内篇·诗教上(叶瑛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7] 司马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 [8] 洪兴祖. 楚辞补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9] 何其芳. 屈原和他的作品 [C]. 楚辞研究论文集 [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57.
- [10] 张学恒. “怨”与屈原的悲剧意识 [J]. 云梦学刊, 2000, (4).
- [11] (南北朝) 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篇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 [12] 班固. 二十五史·前汉书(卷 48)屈原传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13] 朱熹. 楚辞集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4] 刘向. 战国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15] 杨仲义. 试论屈原的狂人精神与伟大人格 [C]. 蒋长栋. 贬谪文学论集 [C].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 [16] 尚永亮. 忠奸之争与感世不遇 [J]. 社会科学战线, 1997, (4).
- [17] 姜亮夫. 楚辞今译讲录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1.
- [18]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 [19] 尚永亮. 从执著到超越——贬谪与贬谪文学论纲 [C]. 蒋长栋. 贬谪文学论集 [C].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下转第 133 页)

Study about the Theory D 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Consulta tion

CAO Jian-ping

(Hu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 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differing from therapy methods, has huge difference in their theory aspects, which in-
fluences psychological consultants and visitors greatly. The root of this case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 scientific views and philosophi-
cal views which are held b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schools. So seeking the unif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will take a long
process. In practical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consultants should study all kinds of consultative theories in a tolerant
attitude, and form own styles that are fit for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it. Finally, consultants treat human essence wisely,
and make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to reach a new level.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theory difference; study

(上接第 108 页)

On the Emotion Expression of Qu Yuan 's Relegated Resentment ——On the Emotion Influence of Qu Yuan 's Resentment

LIU Tie-feng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Qu Yuan is the first great poet who was demoted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e let his relegated grievance, deep
love to Chu Country, loyalty and complaint to Chu King, castigation to crafty sycophants, loneliness and pain of his relegated life,
etc. contain in poems represented as "Li Sao" and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literary works to become the tradition of "Li Sao"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Qu Yuan; poem; relegate